



gover-
mon-
finally
on 14
had,
arrived
himself
from

As
get b
enfor

incredibly hectic period in Gauguin's career, I
with Duran Duran, Degas's inter-
first time offered to hold a one-man show for G.
he have to stretch WAIGUO the forty-odd car
exhibit in a matter of two months, but he neede
coverage and court the right sort of audience. To
been out of town SHUCONG years, he needed t
gossip, find out what had been happening in tl
where his reputation now stood.

He sent a series of haranguing letters to his w
have failed him in his hour of need at the port
news of the exhibition in Copenhagen, which h
end of March that year. He particularly wante

his room and any sales, even such stuf
es during this second stay in Paris. He
the city in storm with the consequence no cities
brought with him. He soon learned that only o
had been sold to good abituation, a
Tahiti, to Mette's brother-in-law, the newspaper
Edvard Brandes. In derately, Brandes had alre
important function in Mette during Gaugu
eral of the Impressionist pictures that had to

诺阿·诺阿

NUO A · NUO A

〔法〕高更 著

郭安定 译



外国游记书丛

诺 阿 · 诺 阿

(法)高更 著
郭安定 译

责任校对：兰小宁

外国游记书丛

诺阿·诺阿

〔法〕高更 著

郭安定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华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4.375 印张 95 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0.00 元

ISBN7—80611—285—5/I·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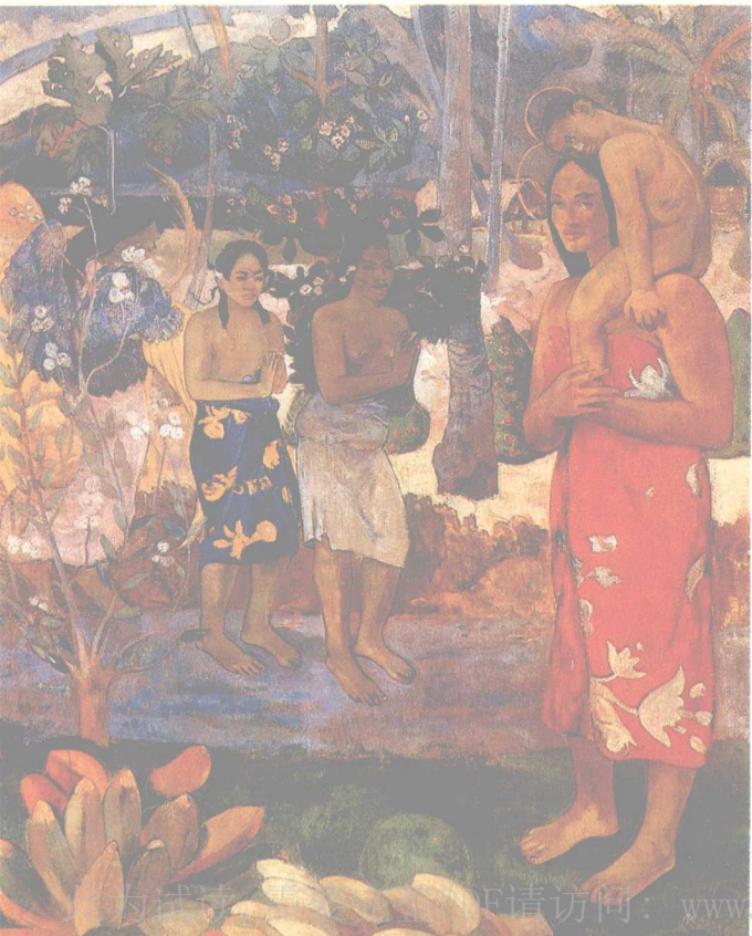


在海滨上

1891年 69×90cm

圣玛利亚·我向您问好

1891—1892年 113.7×87.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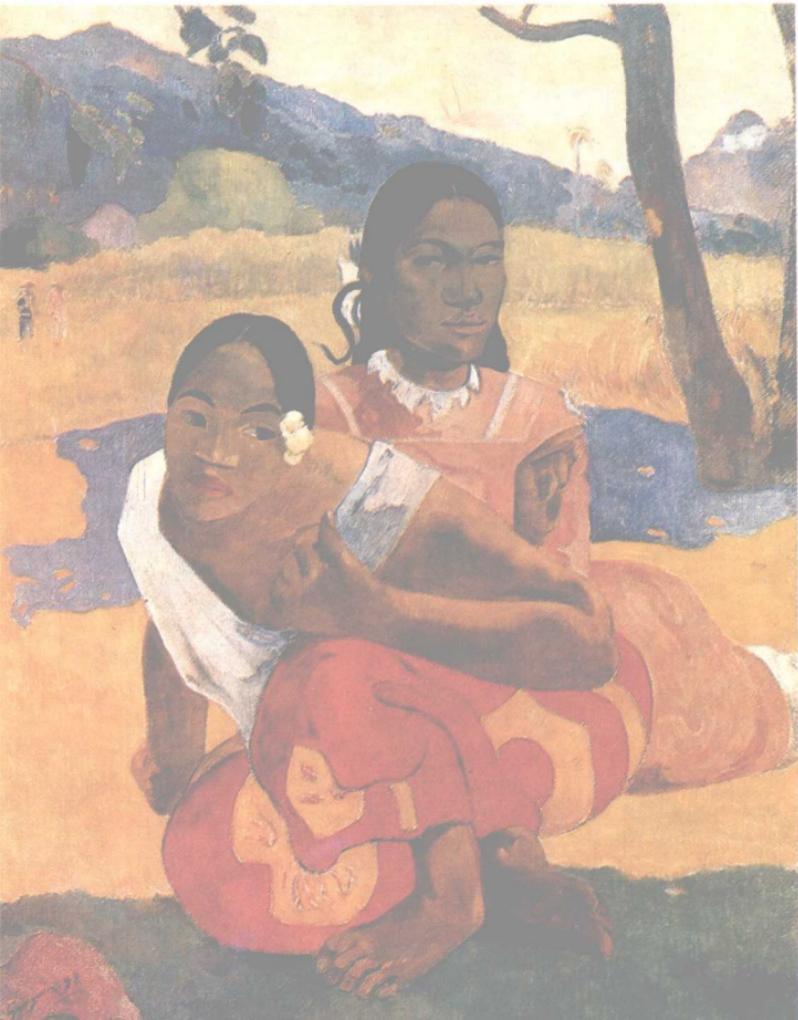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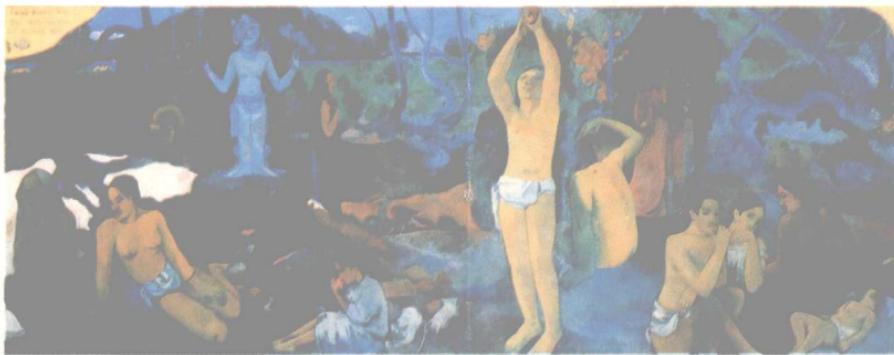
海边的两个塔希提女子

1892年 91×64cm

何时出嫁

1892年 105×77.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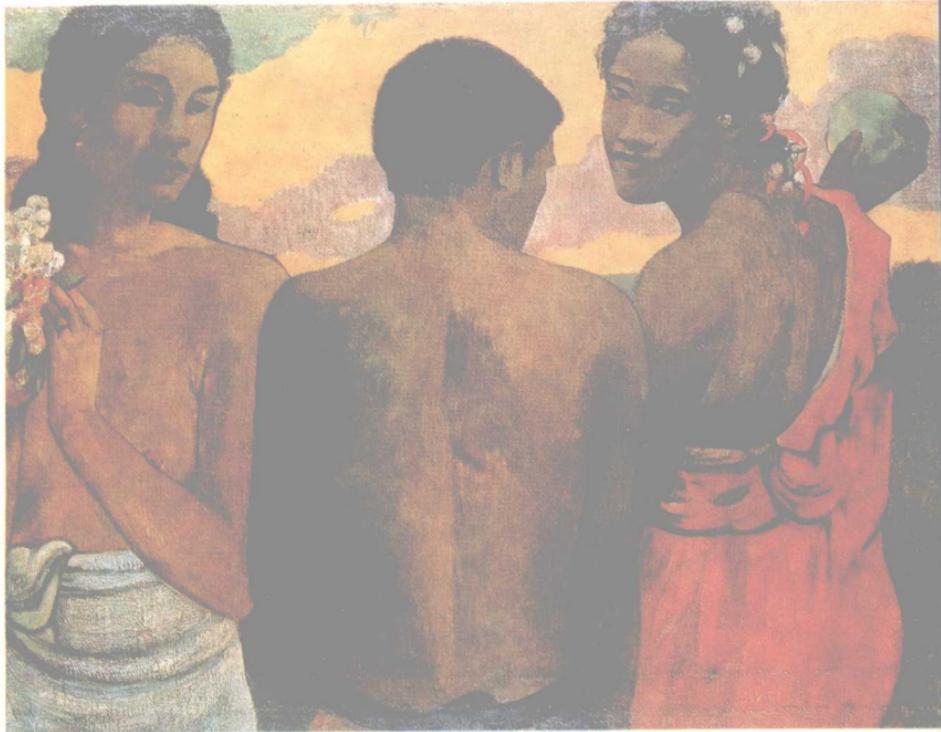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1897 年 139.1×374.6cm

两个塔希提女人

1899年 94×72.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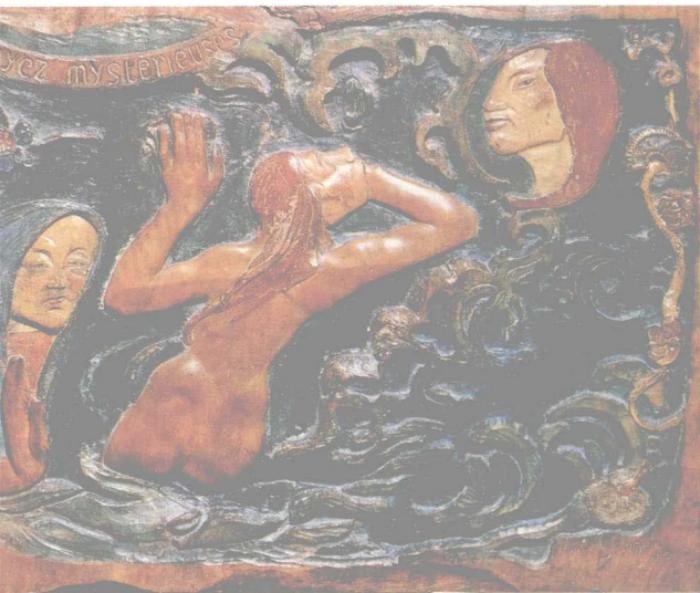


三个塔希提人——谈话

1899年 73×9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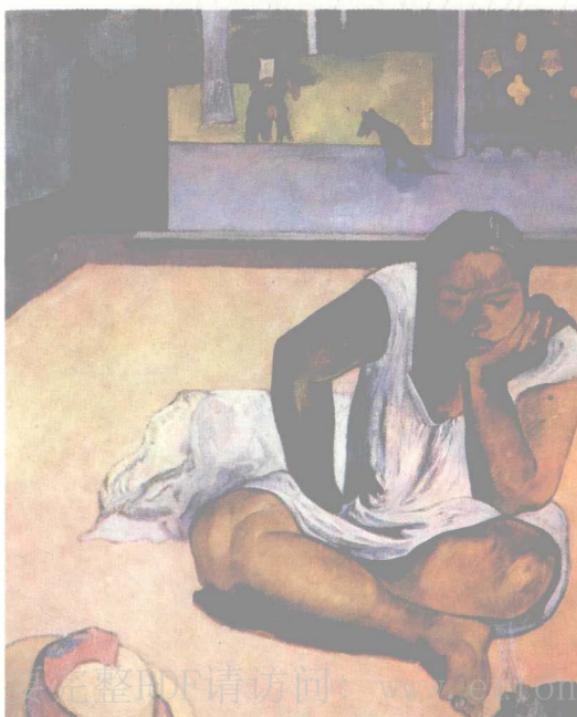
神秘的

1890年 73×95×0.5cm



微怒

1891年 91×68cm



此为试读,需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灵魂的放飞

——序《外国游记书丛》

当人们蜗居一隅封闭困惑的时候，当人们为生存奔波厌倦疲惫的时候，当昔日完美的大自然已为它不肖的子孙——人类蚕食鲸吞而终至支离破碎的时候，只有你不时地还享有那绿草丛中的酣梦，做一次灵魂的放飞。亲临山涧、高阜、古墟及茸茸的草地，或坐或卧，让娇艳的花、婆娑的树、奇崛的岩石、爽飒的风、飘逸的云陪伴你，做一个清丽的梦：梦见清清的水流、潺湲的小河，梦见野花燃遍的小山坡，梦见唐诗中牧童的笛音，梦见鸟儿悦耳的啼鸣，像一阵轻灵的音乐雨，将你淋透，而后雨过天晴，在你阴翳的心田上引进阳光，在你苍白的生命里融入色彩。

是的，你是游旅的主人，纪游的主簿，能见人所能见，发人所不能发。游历时，心有山水，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林泉众独，猿鸟悲愉，一切皆入心腑，而山水之胜境自然声名遐迩。山水有待而人人神往，惟事、惟诗、惟文。文章故事，可以让山水有神，犹如高照千山之外的秋阳，朦胧的光线灵空得如同饮醉的月华，透着微醺，透着温柔。有想于斯，我们先行编

纂《外国游记书丛》。范围旁涉西方诸国著名纪游作家，内容杂驳，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耶稣，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宗教，而独以山川游历为最。斯套书丛，借游记为规，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内事与诗文其中，释灵魂于放飞之处，撷其深秀，成一家之言。

英伦斯蒂文生氏，驱驴入山，探幽觅胜；美利坚梭罗氏傍湖筑屋隐居，或观察、或倾听、或沉思、或梦想；法兰西高更旅居塔希提，德意志歌德游历意大利，投入地、尽情地或体验或感知，以自己的感情和生命。

德诗人诺瓦利斯如是云：“心灵的宝座是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相通之处。它在这两个世界重叠的每一点。”就在这些重叠的点上，伟大的文豪们创造了一片风景即一片心境的美学境界。用他们永恒之笔、灵慧之眼、颖悟之心、不朽之人格，唤得真实、独特、灵动和新鲜，留下永恒的审美体验。

这些游记不仅超脱于作家自我的肉体躯壳，而且超脱于自然物质外壳，任凭灵魂的放飞，绝对自由地翱翔于无限广漠的宇宙之中，去追寻永恒的美。

它们不仅是宇宙的永恒，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所在。

编 者
1995年2月

野人

——代序

看来很奇怪，也难以避免，人们竟满足于这位具有强烈的自相矛盾的人物的传说。

就在他去世之前，保罗·高更实际上已失去了灵气和风采。从现有的绘画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极度困难，充满了冲突和矛盾，但在他死后却显示了这位艺术家的最后胜利。当然，他有很多不足之处：好装腔作势，是个戏剧性的无情的人物，他知觉敏锐，但智能不足，既野蛮又天真，自我困惑；以人的标准看，他确是一个离奇古怪难以使人接受的人物。然而尽管他在生活上失败了，历尽艰辛，面对生活中不可解决的矛盾，尽管由于自己对艺术的选择给他和家庭带来剧烈的痛苦，但他实际上却完成了他立志要达到的艺术水准。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当然会给他的生活和婚姻带来烦恼。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其艺术生涯中得以补偿。

传说往往有其假象和不真实性。如果要了解高更本人和他的绘画艺术以及决定他命运的内在联系，就必须揭开传说的面纱。他的作品曾一度使人讨厌、有刺激性，非同一般（甚至

他自己也是如此),而现在看来似普桑一样非常直接,色彩协调明快。然而这位当初失利的艺术家今天已成为二十世纪艺术的楷模,其生活已成了一种艺术家命运的典范。

时间的推移似乎堵塞了其他所有的通路,一个人就向着以暗礁著称的海岛走去。这一切对高更的大多数同代人来说自然一无所知。他的作品的各个方面在当时的公众看来有些奇异或使人烦恼,现在使人感到并不难理解,这是不证自明的,因受到远在太平洋地区最远殖民地上的牧师、法官和警察们的围攻而愤忿悒郁的高更,于1903年的一个早晨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他作品中塔希提夏娃们那丰满、倦怠并给人以美感的女性气质,以及在一次完美的合欢后她们脸上露出的温和的表情,都能激发起无数青少年们(他们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去欣赏)天真健康的遐想。而他那充满异国情调的艺术风格和那莫名其妙地引起人们共鸣的色彩又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乐。至于公众,他们早就毫无异议地称高更为圣徒,并将他列入文化圣人中的“忏悔者和牺牲者”。

今天当我们了解到画家那痛苦失败的经历时,我们很可能问“究竟为什么纷争”?初看起来,这些矛盾好似互不相干,不值一提,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高更和世界画界无休止的紧张关系并非个人琐事,也并非因艺术形式出现得太快而使人感到突然,不能接受。这些冲突的出现使高更的同代人甚至他本人也难以理解。然而这种斗争对文化的流通和作用是极重要的,需进行详细探讨。

可以肯定,造成高更生活的困难和冲突都与其个性有关。他不能与朋友和睦相处,缺乏机智,傲慢,看待事物常带有偏执狂感,常因小事对别人误解,这些因素在平衡人际关系方面都很重要。现在要分析高更就必须考虑他的个性,考虑他在促

进真理方面不可抗拒的倾向。艺术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辛苦地寻找重大的矛盾以在确立高更的生活事实时来证明他并非总是正确的。的确，理查德·布雷特尔曾以如此怀疑的心情说他甚至想知道这位痛心的画家1898年自杀的念头是否在给诚实朋友达尼埃尔·德·蒙弗雷的信中谈到过。难道这位不幸的画家仅仅想表达他强烈的忧伤心情——或另有什么其他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物粗糙的外表，容易被人们所了解。除此之外，进一步的便是高更作品中全然独创性问题。那在色调上强烈的美感实在难以适应国人和同代人的观点。很多人发现其色彩、风格和主题都背离普通人的口味（红色的大地！粉红色的海滩！），很多评论家都持反对态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概反对——就是那些纯朴的崇拜高更的人也沉默不语，持保留态度。尼佐纳河布雷顿村疑心的教区牧师拒绝接受《雅各与天使搏斗》（1889）这幅作品。然而这幅画却是高更同他的长发画家朋友们经过田野和乡村小径隆重地送往教堂的礼物。高更曾因感激一位农夫的帮助送他一幅画，而这位农夫出其不意地说，“你留着你的劣品吧！”

以上是一些特别的实例，然而那最深刻最明显又最重要的冲突使矛盾更加尖锐——高更自己曾非常尴尬地寻求表达自己，他不只一次地声称自己是个野人——未开化的野人。

“我是一个，我将永远是个野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在去世之前给另一位朋友写信时写道：“我的确是个野人。”似乎为了表达这个概念，高更用低浮雕塑造了一个自身像，并把塔希提 Oviri（野人）刻在浮雕的侧面，像是金币上帝王的大号。同时刻着同样字的神威的铜铸像树立在画家在马克萨斯岛的墓碑上。

● 目录

野人(代序) 刘唤群译(1)

诺阿·诺阿 郭安定译(1)

高更传奇的一生 刘唤群 刘非 侯志民译(75)

小序

从秘鲁来的野人

吞噬一切的恶魔

他乡

死亡与理想

高更事迹编年 刘非译(124)